

從敦煌石窟看大乘佛教建國信仰

古正美（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導賞演講及修訂
王永曦（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整理

編者按：2015年2月25日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辦專題導賞講座「瞭解敦煌石窟」，考察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的「敦煌——說不完的故事」專題展覽，並由古正美教授主持導賞演講。王永曦先生整理古教授的導賞演講內容，再經古教授修訂而成本文。

簡介（王永曦）：

古正美教授研究敦煌石窟造像的方法與許多學者非常不一樣。她是從佛教轉輪王建國信仰（Buddhist conception of royalty）的角度去瞭解敦煌佛教造像的內容。所謂轉輪王（cakravartin），指的就是用佛教/印度教信仰建國的帝王。轉輪王也有「王中之王」之稱。佛教轉輪王建國信仰最早為貴霜王朝（the Kushāns, c. 30-385A.D）的建國者丘就卻（Kujūla Kadphises, 30-78/80A.D）使用以統治貴霜王朝。自此，佛教轉輪王建國信仰便成為亞洲歷史上最重要的佛教政治傳統。自丘就卻使用佛教轉輪王建國信仰統治貴霜之後，亞洲歷史上便出現各種不同內容的轉輪王建國信仰。譬如，龍樹/龍猛（Nāgārjuna）在2世紀後半葉於南印度奠立的「支提信仰」（the caitya worship），便是一種最受亞洲帝王青睞的佛教轉輪王建國信仰；又如，在6、7世紀之後，因印度密教

（Esoteric Buddhism）的崛起及發展，我們也見有各種不同的密教觀音轉輪王建國信仰為亞洲帝王所使用。此次香港文化博物館所展出的三座複製敦煌石窟，剛好是用中國歷史上常見的三種轉輪王建國信仰所製作的三個複製石窟。貴霜所奠立的佛教轉輪王建國信仰，除了用文字/大乘經典流通其建國信仰的內容及方法外，也用造像的方法表達其轉輪王建國信仰的內容及轉輪王形象。

貴霜王朝在發展佛教建國信仰之際，因此奠立了用經典及造像的方法說明其建國信仰。後代發展轉輪王建國信仰的亞洲帝王，因承襲貴霜使用經典及造像的方法提倡此信仰，我們在歷史上便見有許多亞洲帝王在發展佛教建國信仰之際所建造的佛教造像址及佛教石窟。這就是古正美教授要從佛教轉輪王建國信仰的角度說明此次展出的三個敦煌複製石窟的內容及造像的原因。

導覽文錄（古正美）：

一·莫275窟的造像性質及內容

香港文化博物館這次所展出的三座複製敦煌石窟是，敦煌編號莫275窟、莫220窟及元代造莫第3窟的窟型及造像內容。敦煌莫275窟是敦煌早期開鑿的石窟之一。目前學界對此窟的斷代，或認為是「北涼造石窟」，或認為是「北魏造石窟」。我們認為此窟是北涼（401-439/460）窟的原因是，敦煌早期建造的轉輪王窟不多，目前敦煌所保存的三座早期「轉輪王窟」，即莫275窟、莫268窟及莫272窟，都有說明其等為北涼時代所造的兩種佛教轉輪王窟：（1）貴霜式的轉輪王窟，及（2）龍樹奠立的支提信仰轉輪王窟。莫275窟的主尊，是一尊坐在此窟西壁，呈交腳坐相、王裝、戴冠的轉輪王像。此尊轉輪王像因坐在轉輪王的「獅子座」上，¹我們因此更確定，此窟西壁此尊呈「交腳坐相」的造像，是一尊用貴霜轉輪王造像模式製作的轉輪王造像。莫268窟及莫272窟的主尊造像造成，呈交腳坐相及倚坐像的佛裝轉輪王造像，則說明此二像為支提信仰的轉輪王像。敦煌此二窟呈交腳坐相及倚坐像的佛裝轉輪王造像法，乃傳自古代中亞（Central Asia）的克孜爾石窟（Kizil caves）。由於支提信仰也常被稱為「彌勒佛下生為轉輪王」的信仰，因此支提信仰的轉輪王造像，不僅具有轉輪王身，同時也具有彌勒佛身。克孜爾石窟的造像者，因鑑於支提信仰的轉輪王身具有佛身，因此便用結合「佛像」（上身）及「轉輪王像」（下身）的方法，創造出呈交腳坐相、佛裝的轉輪王造像。我們稱此類造像為「彌勒佛王新像」。倚坐的彌勒佛王像也常見於克孜爾石窟。龍樹在其《寶行王正論》中，因用佛有三身（trikāya）的信仰說明支提信仰的轉輪王身是彌勒佛身（法身）下生的轉輪王身（化身），故龍樹也稱支提信仰的轉輪王身為「大王佛法身」。²「大王佛法身」的意思是，大王（轉輪王）是佛法身下生的轉輪王身，或具有佛身的轉輪王身。這就是為何支提信仰的轉輪王像，常被稱為「彌勒佛王像」（Buddharāja Maitreya），並被造成具有「佛像」面貌的造像的

原因。這就是莫268窟及莫272窟呈交腳坐相及倚坐相的彌勒佛王像都被造成佛像的原因。莫275窟呈交腳坐相的主尊造像，一直還被今日學者視為「彌勒菩薩像」（Bodhisattva Maitreya）。美國學者羅申菲爾德（John M. Rosenfield）甚至用《彌勒上生經》說明此類呈交腳坐相、戴冠、瓔珞莊嚴的人物造像，為「彌勒菩薩」坐在兜率天（Tuṣita heaven）上說法的造像。³但從佛教轉輪王建國信仰及其造像都有經典依據的情形來判斷，我們認為，此類呈「交腳坐相」的人物造像應為「轉輪王像」。因為唐代不空金剛（Amoghavajra, 705-774）翻譯的《金剛頂一字頂輪王瑜伽一切時處念誦成佛儀軌》（此後，金剛頂經）很清楚的說，轉輪王有三種坐相，「交腳坐相」及「垂一坐相」，是其中兩種常見的犍陀羅（貴霜）造轉輪王坐相的方法。《金剛頂經》載：「坐如前全跏/或作輪王坐/交腳或垂一/乃至獨膝豎/輪王三種坐」。⁴唐代不空翻譯的《金剛頂經》，雖是6、7世紀在南印度崛起的金剛頂派撰作的作品，然此經所記載的轉輪王坐相，早見被貴霜王，如微馬·卡德費些斯（Vima Kadphises, 90-100/110-120）及胡為色迦（Huviska, c. 126-164/146-184）等，用作其等製作轉輪王坐相的方法。由此，從「交腳坐相」的坐姿，我們便能判斷呈交腳坐相的人物造像為貴霜式（the Kushān style）的轉輪王造像。敦煌莫275窟、莫268窟及莫272窟三窟開鑿的時間，應該都在北涼時期（401-439/460）。因為從北涼時代曇無讖（Dharmakṣema, 384-433）在涼州（今武威）的譯經，我們注意到，北涼在河西翻譯的大乘經典，除了有貴霜造轉輪王像的造像經典《悲華經》及貴霜用以發展轉輪王建國信仰的經典，如《優婆塞戒經》及《大般涅槃經》等經外，也譯有提倡支提信仰的經典，如《大方等無想經》及《大方等大集經》等。這說明，北涼在河西所發展的佛教轉輪王建國信仰有兩種：（1）貴霜的轉輪王建國信仰，及（2）龍樹所奠立的支提信仰。北涼既使用兩種不同的佛教轉輪王建國信仰

統治北涼，其在敦煌所造的造像，便會造兩種不同的轉輪王造像。莫275窟因此是依據貴霜製作轉輪王像的方法製作的一個石窟。莫275窟被筆者稱為「轉輪王窟」的原因是，除了此窟的主尊造像是尊呈「交腳坐相」、戴冠、王裝的大型轉輪王塑像外（圖1），此窟南、北兩壁上方的塑像，也都用轉輪王的「交腳坐相」及「垂一坐相」製作各種體積較小的轉輪王塑像。這些轉輪王塑像，都坐在如宮殿的建築物內。除此之外，此窟北壁下方所繪的各種國王作「大施」或「身施」的造像（圖2），也說明此窟為「轉輪王窟」。貴霜基本上依據其時代製作的《悲華經·大施品》造其各種轉輪王像。從貴霜依據《悲華經·大施品》製作其各種轉輪王像的情形來看，轉輪王做「大施」，甚至「身施」的形象，乃是貴霜所推崇的轉輪王修行形象。因此敦煌莫275窟北壁下方，在受貴霜造轉輪王像的影響下便繪有各種國王作「大施」或「身施」的畫像。這些國王做「大施」的故事，有「毗楞竭梨王」的故事、「尸毗王買鴿」的故事，及「月光王施頭」的故事等。莫275窟的造像內容，無論是塑像或繪畫，都與貴霜造轉輪王像的造像方法及造像內容有關。我們因此認為，莫275窟是北涼依據貴霜造轉輪王像的方法製作的一座北涼「轉輪王窟」。

二·初唐造莫220窟的造像性質及內容

莫220窟是初唐時代在敦煌開鑿的一座大窟。此窟是敦煌少數有明確建窟紀年的洞窟。從目前此窟保存的題記及造像，我們知道此窟始建於唐太宗（統治，627-649）貞觀十六年（642），此窟的建造一到唐末、五代才結束。莫220窟的建築結構，除了有主室外，在主室甬道外還造有一小室。從主室的造像內容來看，我們可以看出此窟是一座「支提信仰窟」。我們認為莫220窟為初唐時代開鑿的「支提信仰窟」的有下面幾個原因：

（1）莫220窟西壁主尊塑像，是一尊彌勒佛呈「結跏趺坐」的造像。筆者在上面說過，支提信仰因也稱為「彌勒佛下生為轉輪王」的信仰，因此彌勒常以佛裝的「彌勒佛王」面貌出現在造像上。早期支提信仰的造像，都將彌勒佛像造在

中間，兩側各造有支提信仰經典《普賢菩薩說證明經》（此後簡稱，證明經）所載的普賢菩薩及觀音菩薩的造像。這種彌勒一組三尊的造像形式，早見於龍樹參與建造的「阿瑪拉瓦底大支提」（the Mahācaitya at Amarāvati）的造像。後來犍陀羅（Gandhāra）的支提信仰造像，便更具體的造有彌勒一組三尊的造像。莫220窟西壁此「彌勒佛王像」兩側，造有兩尊弟子像及兩尊菩薩的立塑像。我們注意到，在此彌勒五尊像的兩側前方，還造有兩尊已經完全無法辨識的造像。莫220窟西壁的塑像組合因此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薩的5尊造像組合（圖3）。目前此窟西壁的主尊彌勒坐像兩側也見不同時期繪製的弟子立像各一尊。這說明此窟乃經過多次造像。我們無法判斷彌勒佛兩側所畫的兩尊弟子像的確實製作時間。西壁主尊彌勒像兩側所造的弟子像，在傳統的造像裡，有造二身及四身的造像情形。

我們在此要談論的造像，乃是西壁目前保存的塑像內容。敦煌研究院將此西壁的主尊塑像視為「釋迦摩尼佛像」。這種定像法，乃有商榷的餘地。直到北魏孝文帝（統治，471-499）統治北魏時期所造的彌勒像，還是造成彌勒一組三尊像的造像法，即彌勒像在中間，兩側各造《證明經》所載的普賢菩薩像及觀音菩薩像各一尊。彌勒一組多尊像的出現，可能始自犍陀羅的支提信仰造像。因為犍陀羅已明顯的將彌勒佛兩側的二身菩薩製成四身菩薩像。後來梁武帝（統治，502-549）又在《證明經》裡加入「三賢」、「四聖」的佛弟子名字，因此梁武帝代的支提信仰造像，便見造有四身佛弟子像與四身菩薩像，甚至四身佛弟子像及六身菩薩像的造像組合現象。為何犍陀羅能將普賢菩薩及觀音菩薩像擴大成四身像？這與《證明經》所載的下面這句話有關：「爾時觀世音託生凡夫，爾時普賢菩薩優婆塞身，是此二菩薩分身百億，難解難了，亦不可思議」。⁶這句話的意思是，普賢及觀世音（觀音）菩薩原來都呈「凡夫」或「優婆塞」的面貌，但因此二菩薩能「分身百億」，因此犍陀羅的造像者便將彌勒一組三尊像，擴大到彌勒一組五尊像（四身菩薩像）。梁武帝如此在《證明經》加入「三

賢」、「四聖」的名字：「爾時如童菩薩、月光童子，是爾時摩訶迦葉尊者，是爾時憂波利。堂公是初果羅漢，離諸生死，泰山僧朗是清淨羅漢，杯度是解空羅漢號為隱公。三賢四聖皆同一字」。⁷此處所言的「四聖」，乃指「如童菩薩、月光童子、摩訶迦葉尊者及憂波利」。此「四聖」，基本上都指佛弟子。《證明經》所言的「三賢」，指的是「堂公、泰山僧朗及杯度」。由於「泰山僧朗」是梁武帝時代的僧人，我們因此認為，此段《證明經》的經文是梁武帝代加入《證明經》的經文。梁代的支提信仰造像，在彌勒佛王像身側，有造二身弟子像及四身弟子像者。梁代造四身弟子像的造像法，自然也與《證明經》所載的「四聖」經文有關。大概由於彌勒一組多尊的造像法太複雜，因此到了初唐時代，我們便常見彌勒一組四尊的弟子像被刪至兩尊，即保留「如童菩薩及摩訶迦葉尊者」。「如童菩薩」常被後人稱為「阿難」。原來多身的菩薩像也被刪成原來的兩尊。由於《證明經》也說，金剛力士護持彌勒佛下生，⁸故自梁代以來，彌勒像側也常造有兩身「金剛力士像」。除了莫220窟的西壁主尊造像能說明此窟是一座支提信仰窟外，此窟窟頂的「千佛造像」及此窟其他三壁的畫像，也很能說明此窟是一座支提信仰窟。支提信仰的彌勒佛下生像，常與「千佛造像」造在一起說明彌勒佛的下生信仰。

(2) 莫220窟南壁是一幅「西方淨土變」的畫像(圖4)。「西方淨土變」要傳遞的信息是，人死後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信仰。支提信仰的作品，包括《證明經》在內，都勸人要往生西方。《證明經》說：「彌勒治化時，人壽八萬七千歲。自欲受終時，不勉自然生。復欲受終時，託生無量壽」。⁹所謂「無量壽」即是阿彌陀佛。「西方淨土變」的主佛因此是無量壽佛或阿彌陀佛像。造像上的無量壽佛以主尊造像的姿態坐在西方淨土變的中央，其兩側各繪有觀音菩薩像及大勢至菩薩像，說明其等為「西方三聖」。此「西方三聖像」的下方及兩側，都繪有西方極樂世界的各種景象，因此此窟南壁的「西方淨土變」，是一幅說明或鼓勵人們要往生「無量壽」

或阿彌陀佛淨土世界的畫像。

(3) 莫220窟北壁的「七佛」畫像(圖5)，與其南壁的「西方淨土變」的畫像，在內容上，恰恰成為對比的繪畫內容。莫220窟北壁此七佛立像的兩側都各別繪有一尊侍者的造像。此七佛的造像乃要說明：我們活著的時候要受「七佛」的護祐。此七佛的信仰及名字出自唐代義淨(636-713)翻譯的《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經》(此後，藥師七佛經)。此七佛乃是救濟世間各種苦難，如一切怖畏、九橫死、火燒、水漂等憂悲苦惱的救濟者。此經說：但念七佛名號便能解脫這些痛苦。此七佛最後一佛的名字叫做「藥師琉璃光應正等覺」，故此七佛的造像被稱為「藥師經變」。藥師經的造像自隋代即出現於敦煌石窟。隋代及玄奘翻譯的藥師經，除了載藥師琉璃光如來的名字及信仰外，沒有載其他六佛的名字及信仰。藥師七佛的信仰，很明顯的受《證明經》所載的七佛信仰的影響。《證明經》不但提到七佛信仰，也說：「不墮橫死，不遭八難。憐愍一切眾生故，即稱七佛名字」。¹⁰

特別是，義淨翻譯的藥師七佛的信仰，也非常強調「執金剛菩薩」的信仰。《藥師七佛經》說：「應當書寫此經、造七佛像並執金剛菩薩」。所謂「執金剛」，就是指普賢菩薩密教化之後的名字。《證明經》在推崇七佛信仰之際也非常推崇普賢菩薩，並認為普賢菩薩是「救世之良藥」。早期的支提信仰都非常推崇《證明經》的七佛信仰，我們在山崎大塔、犍陀羅及北涼石塔，甚至敦煌及雲崗的支提信仰造像都見有七佛的造像。藥師七佛在歷史上的出現，相對的晚。藥師七佛的信仰出現之後，藥師七佛的信仰即取代了《證明經》的七佛信仰，並成為支提信仰的重要信仰。

(4) 莫220窟東壁的方位，就是石窟門口的方位。莫220窟東壁上方造有一組三尊彌勒佛像(圖6)。每尊彌勒佛像的兩側，都又各造有普賢菩薩及觀音的造像。東壁上方此三尊彌勒像的造像法，也見於武則天在統治大周時期(690-705)於龍門「摩崖三佛龕」所造三尊彌勒像。三尊彌勒像都呈坐相，中央的彌勒佛被造呈「倚坐

相」，坐在蓮花座上。兩側的彌勒像，則都被造成如此窟西壁主尊的「結跏趺坐相」。此三尊彌勒像出現在莫220窟東壁的門上方，乃要說明彌勒佛下生的信仰。因為此三尊彌勒像的製作方法，依據《彌勒下生經》所載的彌勒佛下生三次說法的信仰製作此像。支提信仰因奠立於《彌勒下生經》所載的彌勒佛下生信仰上，因此常用《彌勒下生經》所載的彌勒佛下生三次的信仰造彌勒佛三尊像。我們在犍陀羅及克孜爾的支提信仰造像都見有此類三尊彌勒像的造像。莫220窟東壁門口兩側壁面，則造有維摩詰像及文殊像各一尊（圖7）。維摩詰像坐在建築物內，面向文殊，而文殊則以騎獅的姿態出現於造像上。此二像乃依據《維摩詰經》製作。就此處的文殊造像內容來看，此文殊的造像即是晚唐、五代之間出現的「新樣文殊」造像。因為此文殊造像的內容含有「于闐王像」及「崑崙奴」像。維摩詰及文殊的造像出現很早。我們在台北故宮博物館收藏的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477）製作的「金銅佛像」，便見此像身光背面造有維摩詰及文殊的造像。此二像常出現在此後中國製作的支提信仰造像。此二像因依據《維摩詰經》製作，而維摩詰在經中的身份為「白衣居士」，此文殊及維摩詰的造像便有說明，此窟西壁的主尊像，即彌勒佛王像，或當時的帝王像，有以「白衣居士」的身份登上轉輪王位的意思。換言之，當時的帝王，曾行過「受菩薩戒儀式」才登上轉輪王位。因為「白衣居士」乃是行過「受菩薩戒儀式」的「優婆塞」或居士的稱呼。莫220窟甬道左側（南壁）上方也繪有三尊彌勒像，中央的彌勒呈結跏趺坐的坐姿坐在蓮花座上，其兩側沒有畫二菩薩像，但其頭部上方繪有一華蓋及菩提樹。中央彌勒像兩側的彌勒佛像，都繪成彌勒一組三尊像，右側的彌勒呈「倚坐」坐姿，而左側的彌勒像則呈「結跏趺坐」的坐姿（圖8）。此三尊彌勒像下方，造彌勒一組五尊立像，即彌勒立在中間，其兩側造二弟子及二菩薩立像。此彌勒五尊像兩側的壁面，又各繪有一組彌勒一組三尊的立像。一組彌勒五尊像下方，則造一排供養人像，中有僧人及男女在家居士的立像。莫220窟甬道北壁，造「新樣文殊

像」一幅（圖9），此像兩側各繪有一幅觀音菩薩立像及文殊菩薩立像。「新樣文殊像」下方，造有一排供養人像。從供養人像中造有晚唐「翟奉達」的造像及名字和其他的人物及題記，我們知道為何莫220窟會被稱為「翟家窟」，而我們從此窟的題記及供養人的造像也非常確定，此石窟自貞觀十六年開始建造以來，一直到晚唐時代，此石窟都有歷代建造的各種造像痕跡。

由莫220窟的四壁造像內容，我們非常確定，此窟是初唐時代開鑿的支提信仰窟。因為此窟四壁的造像內容，都有表達《證明經》或支提信仰的造像內容。莫220窟雖有唐太宗貞觀十六年的開窟紀年，然我們從唐太宗只發展道教，沒有發展佛教，甚至支提信仰的記載，我們很難相信此窟的造像是貞觀十六年所造的造像。我們非常懷疑，目前此窟四壁所保存的主要造像內容，基本上都是武則天時代或之後才建造的造像內容。雖然王惠民認為此窟的主要造像在唐高宗龍朔二年（662）即已建成，然此窟用以造像的經典，如《證明經》及《藥師七佛經》都是武氏時代才流行的經典。初唐時代提倡支提信仰或《證明經》最不遺餘力的人物，即是武則天。武則天在建立大周帝國（690-705）的初始，即以「彌勒佛下生為轉輪王」（支提信仰）的姿態統治大周。武氏在施行支提信仰建國之際，不但有依據《證明經》製作造《大雲經疏》的活動，而且也有將其《大雲經疏》流通天下的作法。¹¹因此武則天在統治大周的初期，《證明經》即已是其流通天下的最重要建國經典。義淨於中宗神龍三年（707）才譯出《藥師七佛經》。我們因此推測，莫220窟建造的時間，最早可能都要到武氏統治大周的晚期或義淨翻譯《藥師七佛經》的時間。特別是，武則天在龍門開鑿的「摩崖三佛龕」的「一組三尊彌勒佛坐像」的造像，沒有完成便被放棄。這說明武氏或放棄施行支提信仰或有其他原因而放棄建造。無論如何，因「摩崖三佛龕」的一組三尊彌勒像的造像法，也見於莫220窟東壁門上方為此壁的主要造像，我們因此認為，莫220窟的造像，與武氏的支提信仰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莫220窟雖然有造像破損的情形，也有許多後來製作的造

像內容，然此石窟在其四壁所保存的主要造像內容，都非常明顯的說明，此石窟的造像，是依據武則天發展支提信仰的內容所開鑿的一座「支提信仰窟」。

三·元代莫第3窟的造像情形

敦煌展出的莫第3元代窟，是一座小窟。此窟主尊造像已經完全毀掉。從此窟南、北兩壁在「大圓明」內各繪有一尊內容及形式（style）相似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觀音像」的情形（圖10），我們推測此窟的主尊造像也是一尊「十一面千手千眼觀音像」。莫第3窟南、北壁所繪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觀音像」的兩側，即「大圓明」的左右兩側，也繪有像是貴族夫妻的一對男女恭敬合掌的立像。南壁的「大圓明」下方還繪有另一對夫妻或同對夫妻合掌的坐像。這些人物的造像，就其等都以恭敬合掌的姿態出現在造像上的情形，其等很可能就是開造此石窟的施主或供養人的造像。敦煌研究院將此對立在「大圓明」左右的男女，個別稱為「吉祥天女」及「婆藪仙」的造像。此窟所造的密教觀音像，還有此窟東、西壁內外側所繪的各式密教觀音造像，如，「淨瓶觀音像」、「白衣觀音像」及「二觀音」的造像等，這說明此窟是座「密教觀音窟」或「十一面千手千眼觀音窟」。十一面觀音的信仰，早在梁代、北魏（386-543）及北齊（550-577）的時代已經傳入中國。梁代畫家張僧繇在奉梁武帝之命為保誌畫像時，保誌便現十一觀音像。到了初唐時代，十一面觀音的發展便成為時代的重要信仰。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首見用十一觀音面貌作為其轉輪王面貌的帝王。武則天在長安元年（701）又回到長安，並在長安三年（703）由僧人德感為其在光宅寺主持「七寶臺行道儀式」。此「七寶臺行道儀式」，即是一場以密教十一面觀音為主的行道儀式。武則天在長安三年所舉行的「七寶臺行道儀式」，從表面上看來，有為武氏祈福、消災及延壽的意思。但從長安三年為此儀式所造的造像內容來看，武則天在長安三年所舉行的「七寶臺行道儀式」，乃是一次其以「十一面觀音」面貌登上轉輪王位的儀式。理由有二：

（1）為此次儀式所造的像，基本上都是其過去曾做過的各種佛王/轉輪王造像及有關的造像，譬如，彌勒佛王造像、彌陀造像、不空羂索觀音佛王造像等。但在此儀式，武氏也造有許多我們在其之前的各種佛教造像中不見的「十一面觀音」造像。這種造十一面觀音像的現象及此次所行的「十一面觀音儀式」，都很清楚的說明，此次其所行的儀式，是其以「十一面觀音」的面貌登上轉輪王位的儀式。（2）由「七寶臺」的名字來看，「七寶臺」此名，即有說明武氏在此儀式中，以轉輪王的身份行此儀式的意思。因為《彌勒下生經》載有「七寶臺」是轉輪王的供養物，或代表轉輪王身份的意思。由此，我們認為，武則天在長安三年所行的「七寶臺行道儀式」，是其將以「十一面觀音佛王」的面貌統治大周的儀式。¹²武則天在統治大周時期，也曾以「千手千眼」的密教觀音佛王面貌統治過大周。我們從神功（697）之後，武氏的僧人補上「千手千眼觀音」的《陀羅尼神咒經》經咒及今日保存的此經《經序》，我們知道，武氏在神功之後也有以「千手千眼觀音」的面貌統治大周的活動；否則武氏不會將此觀音的「陀羅尼經咒」之名改成與其有關的「姥陀羅尼大身咒」，並在授記寺僧人達摩戰陀（Chandradharma）奉上千臂菩薩像之後，「令宮女繡成或使匠人畫出流布天下」。¹³武氏使用千手千眼觀音及十一面觀音的面貌統治大周的同時或之後，我們也見有許多亞洲的帝王，或以千手千眼觀音，或以十一面觀音的面貌統治其國的活動。譬如，吐蕃的松贊干布（617-650）在統治西藏之際，便認為自己是南印度普陀山觀音的化身，並具有十一面觀音的相貌。¹⁴敦煌莫第3窟南、北壁元代「十一面千手千眼觀音」的畫像，很顯然是「十一面」及「千手千眼」觀音像結合的造像。我們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十一面觀音」及「千手千眼觀音」的造像被結合成「十一面千手千眼觀音」的造像。很顯然的，元代（1206-1368）敦煌的造像已經出現此類「十一面千手千眼觀音」的造像。我們推測，結合此二密教觀音的造像，也是後來帝王在發展佛教建國信仰之際所使用的密教觀音轉輪王面貌。因此，

我們認為，敦煌莫第3窟的「十一面千手千眼」的造像，非常可能即是元代帝王所使用的密教觀音佛王造像；否則此窟南、北兩壁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觀音」的造像，不會造得如此精美。

註釋：

1. 印度馬突拉 (Mathurā) 的馬特 (Māt) 印度教造像址，貴霜王微馬·卡特費些斯 (Vima Kadaphises) 即以印度教轉輪王的姿態，坐在獅子座上。
2. 陳真諦譯，《寶行王正論》，《大正》，卷 32，頁498上。
3. John M. Rosenfield,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234.
4. 唐不空金剛譯，《金剛頂一字頂輪王瑜伽一切時處念誦成佛儀軌》，《大正》，卷19，頁326。
5. 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沙門曇無讖》，卷 4，《大正》，卷55，頁520上-下。
6. 《普賢菩薩說證明經》，《大正》，卷 85，頁 1364下。
7. 《普賢菩薩說證明經》，頁 1364下。

8. 《普賢菩薩說證明經》，頁 1367下。
9. 《普賢菩薩說證明經》，頁 1367下。
10. 《普賢菩薩說證明經》，頁 1363下。
11. 見古正美，《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中國中世佛教治國意識形態研究》(台北：商周出版社，2003)，第五章，〈武則天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佛王形象〉，頁240-250。
12. 有關長安三年的「七寶臺行道儀式」及造像，見顏娟英，《武則天與長安七寶臺石雕佛相》，《藝術史雜誌》，第一期(台灣)，頁41-90；並見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日本：大藏出版社，1995)，第3冊。
13. 見古正美，《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中國中世佛教治國意識形態研究》，第六章，〈武則天神功之前所使用的密教觀音佛王傳統及佛王形象：中國女相觀音出現的原因〉，頁302-305。
14. 見古正美，《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中國中世佛教治國意識形態研究》，第六章，〈武則天神功之前所使用的密教觀音佛王傳統及佛王形象：中國女相觀音出現的原因〉，頁281-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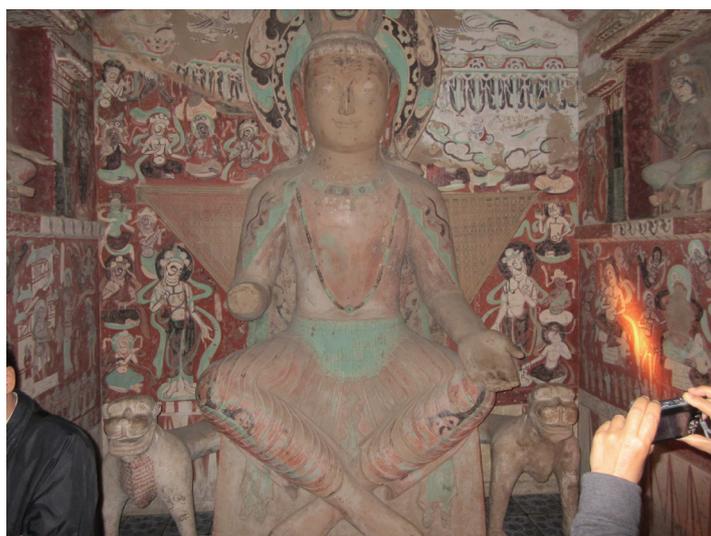


圖1. 莫275窟轉輪王交腳坐像



圖2. 莫275窟國王作大施的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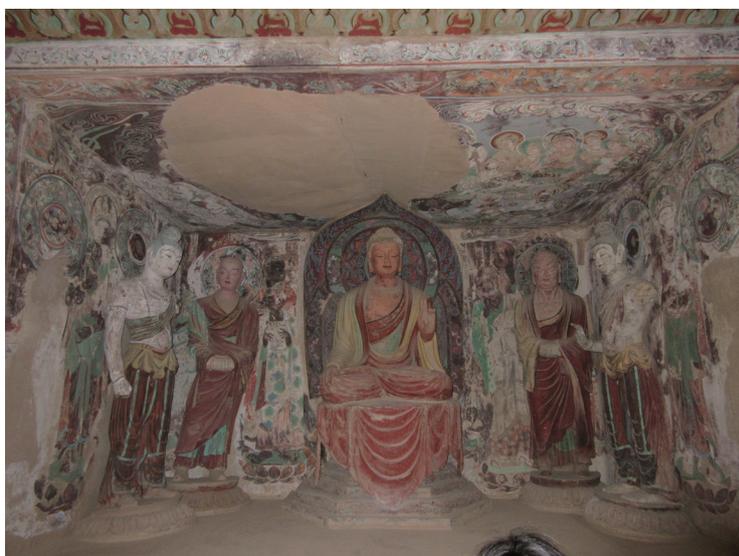


圖3. 莫220窟西壁彌勒五尊像



圖4. 莫220窟南壁西方淨土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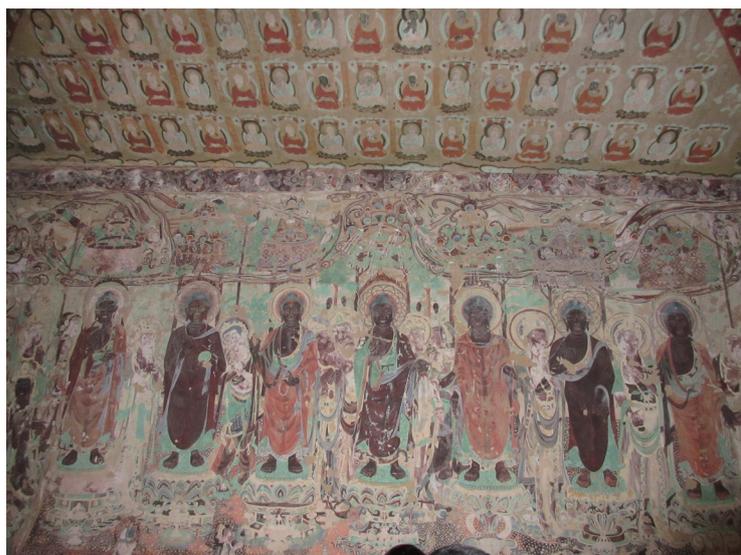


圖5. 莫220窟北壁的七佛畫像



圖6. 莫220窟東壁彌勒三尊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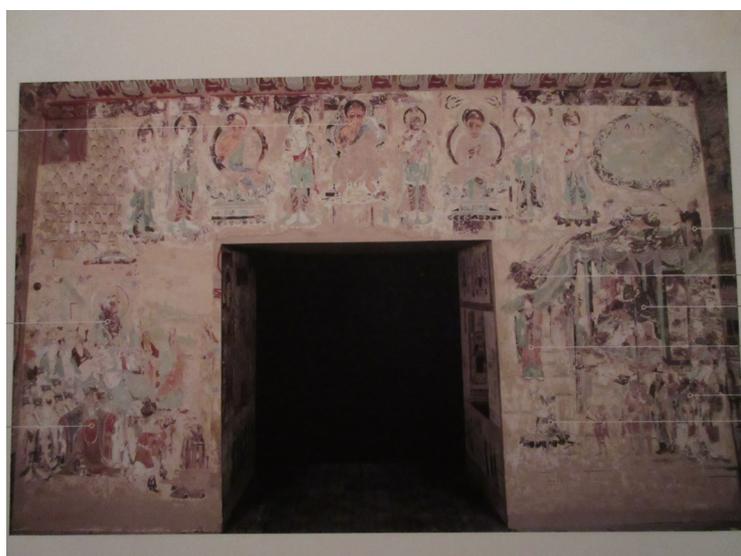


圖7. 莫220窟維摩詰像及文殊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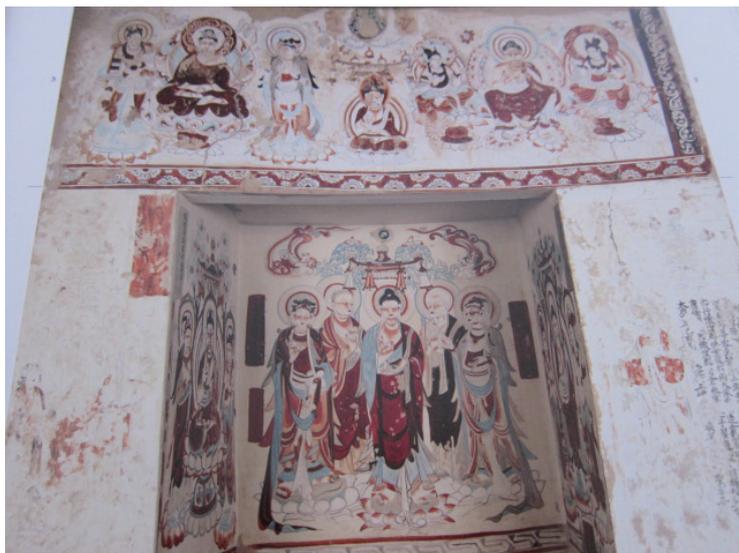


圖8. 莫220窟甬道左側（南壁）造像



圖9. 莫220窟甬道北壁新樣文殊像



圖10. 元代莫第3窟十一面千手千眼觀音像